

离开淮安很久之后,还会想起淮安。不为别的,只为那一阵阵摸不着、看不透的水气。那些水气,湿湿濡濡,滋滋润润,弥漫,散发着,目不可睹,嗅之却在。即便是在溽热闷燥的北方,沉心想来,那些湿漉漉的水气,依然能在意念中散开,带来清凉和湿润。

这是淮安的水气。淮安是一座水城。城里城外,无数的沟渠河湖纵横交错,把淮安间隔成一个大小不一的网眼。古淮河和京杭大运河,也选择在这里交汇。放眼望去,淮安就像是坐在水里。于是,淮安城无时无刻不被笼罩在密不透风的水气中。生活在淮安城里的人们,自然少不了饱受熏染。水养人,所以淮安多才俊。

其实,何处水土不养

人?在南方,有土有水的地方很多,人也自然不少。我来淮安,见到了我未曾想见到的物什,那便是:井。而且是古井。

人在城中,城在水里。淮安的井,恐怕就是打开淮安人与城与水关联的密匙。不缺水,为什么要有家居的井,我不明白。淮安有多少口古井,我也不清楚。

走进驸马巷,来到周恩来故居,经过他年少读书的地方和他父母的居室,再往前走,是一个狭窄的小院。小院里有榆树,有奶娘蒋氏居住的小屋。在院子的左下角,是一口井。我到井边,已是下午。西晒之下,井架在屋院的阴影里显得昏暗,幽深。从井口边细看去,有井绳磨出的道道石痕。这的确是一口古井。一口井,维系了一个

淮安两口井

李师东

人、一个家族,与一方水土的联系。我猜想,周恩来的祖父买下这个院落时,一定是相中了这口井。年少的周恩来自然从井里打过水,厨房的东南角,有一块小小的菜地。当时的少年,在小感受淮安沟渠河汉的水气弥漫时,更是接引着从自家宅院的那口古井里飘逸出的那一缕。多少年后,周恩来在京城里问从淮安来的乡亲:“我家的那口井还在吗?”我诧异的是,他问的,却是井。



我在吴承恩的故居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一口井。吴承恩的不同凡响,在于他写出了《西游记》的终结版。打从唐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发生之后,多少人口口相传,字字相续,信念、意志、梦想、祈愿、磨难、艰辛、人生、宿命、风

俗、世情,一个最值得演绎也最适于演绎的中国故事,眼看着就流传到了吴承恩的时代。

为什么会是吴承恩?淮安的水气里,蕴蓄了多少纷繁驳杂的水分,我无从考究。面对同样散乱参差的西游故事,吴承恩最初也可能是一头雾水。等到他乡试既久,依然榜上无名;有子早逝,命途多舛;好不容易被体制照应,谋了个县丞却又受挫不适;最后远到湖北蕲春,在荆王府做了名教师;荆王妃善。这个时候,吴承恩已经六十岁了,他回到淮安,才真正开始总结“西游记”。

吴承恩是如何增删修改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里,存有不少淮安的地方特色,包括今天仍在流行的口语俗词。吴承恩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更是早已同他的书融为一体。现如今,我们每每见到先贤

的杰作,总会赞叹不已,似有所悟。而其中倾注的心血和生命,历经的磨难和款曲,却从来不为我们所知晓。我近读浙人哲贵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天才小说《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深有感触。

在淮安的时空下,在下江古镇里,吴承恩将过一生的纷繁与沧桑,埋头在《西游记》中。他的内心一定沉静如他家的那口井。

那口井,还在吴承恩的院子里。阳光洒满了吴承恩被新近修复过的院落。那口井,在淮安五月的暖阳中,古白斑驳,似旧还新。我走近井沿,向井里打探。井水清澈鉴人,流光四溢。望着井口,如睹故人。

想起很多年以前,还是单身汉的时候,常去京西的乔良家中蹭饭。乔良很是雄辩,一次说,你以为我们呼吸的不是古人呼吸过的空气?

我现在理解,乔兄所说的空气,其实指的就是水气。



现在说起听京戏,除自己参加的合唱团里,偶有戏迷露一手外,索然枯肠,能说直观的,也只有文友江妙春先生屡屡在聚餐时跨界且角的表演了。不过,最近情况似乎有变。其一是在连续在区文化馆剧场听了京戏《梁祝》《西厢记》《智取威虎山》,其二是听师从王思杰的余派老生王佩瑜的讲座,居然大有“惊艳”之感。那天,瑜老板缓步而出,刚一站定,就是一个满堂彩。不只是她那俊俏利落的外形和圆润透亮的嗓音,她那边说边唱,和不断与观众的互动,由此产生的综合效应,让全场观众都沉浸在对京戏的向往之中。讲座时间不长,喝彩和掌声不断。这样的场面,过去只在通俗歌曲演唱会中见识过,但演唱会是年轻人的一统天下,而听王佩瑜说京戏,“座中泣下谁最多?”恐怕各种年龄的都有。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区文化馆居然满座,年轻人居然不少。

说到王佩瑜,还得说说第一次读到她名字的事。大约是1998年,我很景仰的新民晚报副刊部前辈秦绿枝先生,来我们金山石化办讲座,同时有他刚出版的《戏迷说戏》签名书赠送。这样大好事竟然让我遇上了,此书“角色要分行当”一文中,恰恰说到了王佩——“近年上海市戏曲学校出了个十六七岁的女老生王佩瑜,而且是苏州人,唱余派韵味十足,引起了海峡两岸京剧迷的极大兴趣,并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二十多年过去了,被秦绿枝先生期望的王佩瑜,早已成名成家,并成了京戏的传播者,这不能不说令人十分快慰。

京戏全盛时期,弄堂里户户京剧声,家家有戏迷。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很多报纸还都有评戏的专栏,几乎天天有评戏的文章刊出。我手里的黄裳先生的《旧戏新谈》选用的报纸文章,大都是抗战前后的,比秦绿枝先生的《戏迷说戏》或许还要早些,里面描述看戏和评戏,直言不讳,令人艳羨。曾读过《梨园幽韵》,其刊载的大都是晚清至民初的园界伶人或票友所见所闻,历史又被“倒退”了几步,那些文章更为直观,好看似乎就有铿锵、委婉的京戏在耳。据介绍,同治中叶至光绪末年上海开设的京班戏园不下50个,如升平轩、金桂轩、同桂轩、大观园、天仙茶园、新丹桂、留春园、咏霓园、一洞天、四美园等。于今,电视节目里京戏日盛,令人拍案叫好。

分别50年的同学聚会,大家见面的客套话总是相互赞美对方一点也没有变!不变怎么可能呢?轮廓没变,性格没变,但容貌不可能不变。绝大部分同学已是两鬓花白,银丝满头,悄悄爬上的额头和眼角上的鱼尾纹,条条都是岁月的刻痕。然而,就是那位从小性格外向,豁达开朗,笑容满面的同学,50年前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笑和尚”。后来他当了医生处处替人着想,病人都愿意找他治疗,见他那副始终乐哈哈的模样,还没治疗,病已好三分。至今,每凡他参加夕阳红旅游团,总会主动兼个随团保健医生,这种助人为乐的心态,让他

从匈牙利的塞格德驱车往罗马尼亚的锡比乌,需390公里。大巴一路前行,感觉好像就在上海70年代的沪南公路上或318国道开着。大片平原农田绿茵不亚于法国农村,可农村的房子却破旧,散乱……

来到罗马尼亚重要城市锡比乌,天主、东正教堂,马路咖啡,古城堡,广场音乐等等,与西欧差不多。最有特色的是:长眼睛的房子。锡比乌的房子屋顶都会长眼,一只眼,两只眼,三只眼……其实就是透气的小窗而已(有点像上海石库门的老虎窗),却给房子装上了各种好玩的表情。这是我在欧洲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罗马尼亚的城市,不乏经典古老优秀建筑。巴洛克式、哥特式建筑都有。古城堡保护挺好,如布拉索夫的布兰

城堡,全是雕花木质结构,精致辉煌,这是西欧看不到的。可惜印象最深的是,在大街上行进,几乎每过200米,必然会见到年久失修、墙面剥落的房子,而这些房子本身,却都是较经典的老建筑。到布加勒斯特,参观齐奥塞斯库亲自策划建造的议会大厦。这座雄伟恢弘的建筑从1983年开始建,到90年代初才建好,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不在,他没看到自己的杰作(1989年,他被他的飞机驾驶员出卖而被当场处死)。

走在全世界最大的议会大厦里面,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感觉这么伟大的建筑,却疏于打理和维护,十几米长的窗帘很脏很旧,玻璃窗也灰迹斑斑(议会大厦每年维护费应1400万元,但因穷,现每年只有200万元可用于维护打理)。有人问当地地陪罗马尼亚姑娘:你觉得齐奥塞斯库时好,还是现在好?她笑了笑说,当年凭票供应食物,大部分国民不满,后来齐奥塞斯库倒台。可当年年轻人不用找工作不用买房,挺好。而现在失业率很高,生活不容易。她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说:很矛盾,说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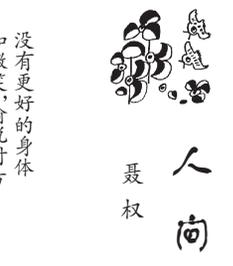
行走罗马尼亚

吴建民

城堡,全是雕花木质结构,精致辉煌,这是西欧看不到的。可惜印象最深的是,在大街上行进,几乎每过200米,必然会见到年久失修、墙面剥落的房子,而这些房子本身,却都是较经典的老建筑。

到布加勒斯特,参观齐奥塞斯库亲自策划建造的议会大厦。这座雄伟恢弘的建筑从1983年开始建,到90年代初才建好,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不在,他没看到自己的杰作(1989年,他被他的飞机驾驶员出卖而被当场处死)。

走在全世界最大的议会大厦里面,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感觉这么伟大的



没有更好的身体和微笑,愉悦对方

爱,止于这一刹那的身体和凝望

否,止于这一刹那的身体和凝望



魔术大战开生面

萧岩

85年前的此时,一场别开生面的“魔术大战”正要打响。是年,德国籍魔术师聂哥拉到上海演出,在广告宣传中充满对中国魔术界的歧视,并吹嘘这次来中国,带来他称雄于世的《腰斩活人》,如果有哪位中国人能窥透其秘密,并照样表演一次,他愿输给银圆一千元。这种目无他人的态度激起公愤,一位中国魔术师挺身而出,登报应战。上海的魔术界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共同赶制道具,日以继夜排练节目,很快就制作出了比聂哥拉更精湛的能两面交待开门的大戏。7月15日,双方在夏林匹克剧院(今新华电影院原址)登台演出,号称国际魔术大赛。结果中国魔术师一举打败聂哥拉,大快人心。

这位魔术师叫张慧冲。他最早却是以电影闻名的,是中国第一代导演,更是第一位武侠影片明星。因为痴迷魔术,他后来专力于魔术事业,创作出无数经典节目。且看这张照片:这叫《水晶球》,是把流传在吉普赛的民间占卜术经过创作搬上艺术舞台,通过凝视水晶球,读解现场观众藏在内心深处的疑问,节目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

他更是现代中国魔术界以大规模专场形式把魔术推上正规艺术舞台的先驱。他的“巨型魔术”,每件道具几乎都占满整个舞台,表演阵容庞大,气势恢宏,声势夺人,令人瞠目,为后人提供了完整的海派魔术范本。

张慧冲所开创的海派魔术,把中国魔术带进了现代艺术舞台,对上海乃至中国、东南亚的现代魔术发展有很大影响力。2009年,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钟,车里很闷很热,却规定车只能熄火空调睡觉。据说盖个章就完事,应该十几分钟就可搞定,怎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后来见我们克罗地亚帅哥司机从边警室出来跟导游(都是东欧人)耳语一番,再从车里拿出准备好的两听啤酒,走进边防警的小屋送过去。很快,就放行了。全车的人一下释然笑了,怀着一丝悲哀。

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刚才过来路上的遭遇描述一番,友人埋怨说:嘿!您在生闷气,人家插档的年轻人压根还没感觉这回事。还好您没开出租车,否则,您天天在路上跑,天天会遇上这样随意变道的人,您就天天郁闷寡言,食不甘味,日久天长,您不憋出病才怪呢?友人一番劝说,让我茅塞顿开,神情豁然,我立马大口吃肉,大杯喝酒,刚才的不悦顿时烟消云散。

人生在世,事事如意是美好的愿望,而,事不如意才是十有八九。只有真正怀有“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心态的人,他的人生才会圆满。

